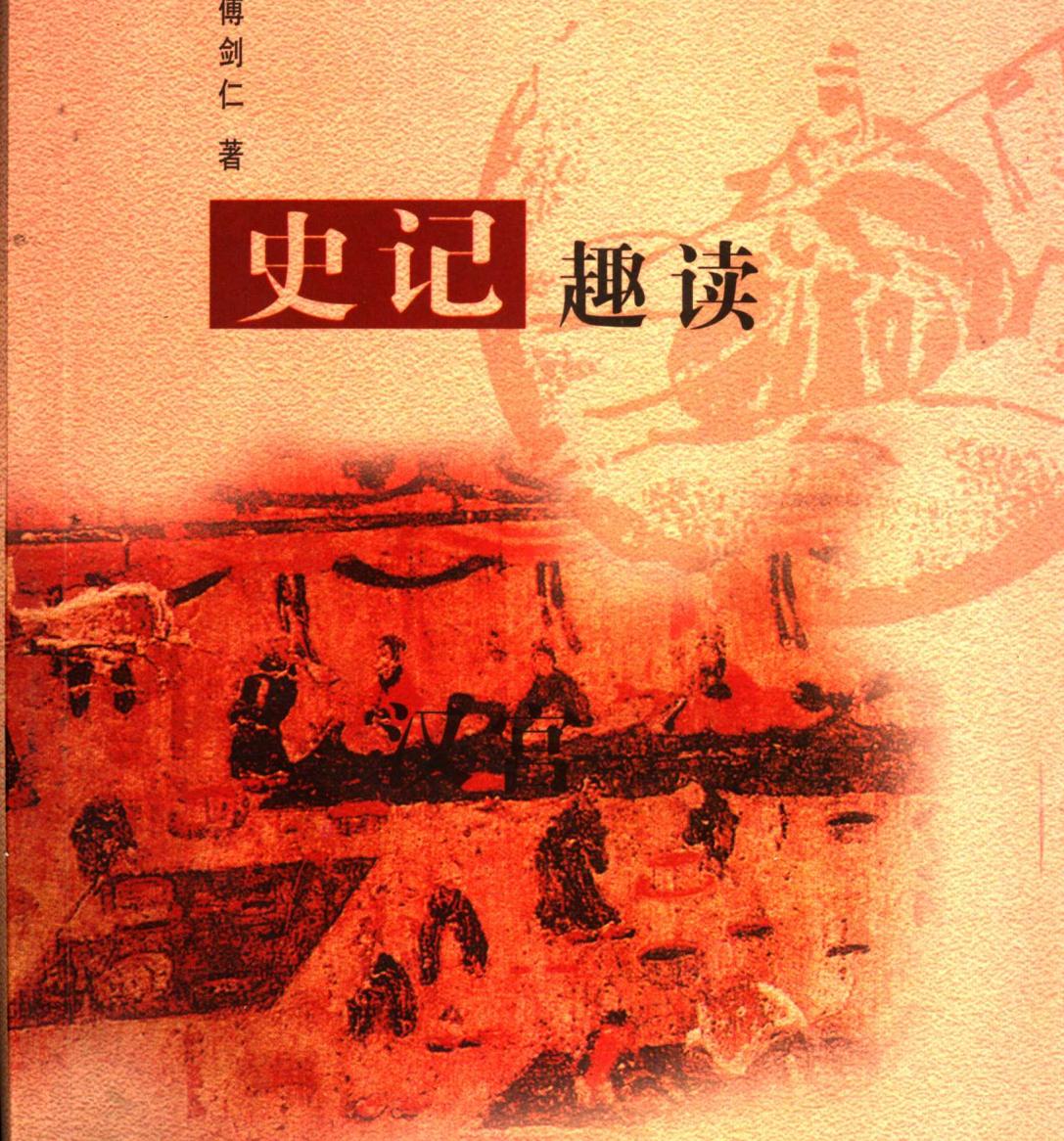


史记大观（第三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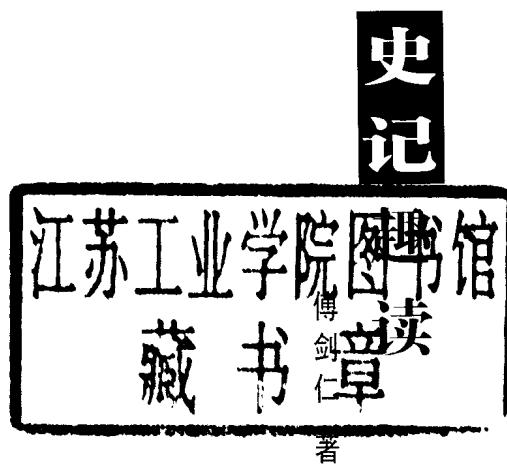
傅剑仁
著

史记 趣读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史记大观（第三部）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史记》趣读/傅剑仁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3

(史记大观; 3)

ISBN 7-80673-156-3

I. 史... II. 傅... III. 中国 - 随笔 - 通俗读物
IV. K204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2003)第 034037 号

丛书名 史记大观(第三部)

书 名 史记趣读

著 者 傅剑仁

责任编辑 李津生 王玉晓

美术编辑 李文侠

封面设计 双平台设计室

责任校对 王玉晓
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 深泽县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278 千字

印 张 14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

书 号 ISBN 7-80673-156-3/1·088

定 价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自古平凡写春秋（代序）

有人问我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，我没敢冒失出口，只是笑了笑。

其实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拿不出令他也令我自己满意的答案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琢磨这个问题，把人生和苦乐，把理想和岁月，把历史和现实，把达官和庶民，搅和到一起琢磨，越琢磨越感到苦涩，越感到莫明的惆怅。

哲人说，平凡孕育着伟大。

可是，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，谁不追求伟大而追求平凡呢？一辈子把锄把攥得光溜溜的老农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，汗滴禾下土，把整个生命年复一年地

做这种不懈的重复，平凡得如土如草，获得了什么伟大呢？

我真不明白。

于是我走到书柜前，从一摞摞的书中，寻找答案。翻开《史记》，司马迁撰述的三代而下以至其当代的史事，对诸子百家作的既具史学权威又带明显个人情感色彩的评述，把我带到先秦的巨典中窒息得喘不过气来。夏商周尧舜禹，秦始皇汉高祖，齐太公世家晋世家五宗世家，等等等等，全是吞日吐月的达官显贵，见不到一个布衣庶民。先秦数代，在司马先生的笔下，是顶天立地的巨人时代，巨人支撑着司马先生的先秦。

我喘了喘气，翻开《资治通鉴》。又是司马姓氏的巨匠司马光所著。我无由地警觉起来，一个司马迁，一个司马光，同姓司马，按老百姓的说法：“五百年前是一家。”先前那个著《史记》的司马，祖先是周朝的太史，远在古代唐尧、虞舜时做过南北正，功名显赫，主管天官事务。只是传到司马谈做太史令以后，因他图了个清闲悠哉，直到不能参与武帝刘彻的封禅大典而气得要死时，才深感未能把几百年来的史事记载下来而惶恐。在洛阳的一个深宅大院里，他的儿子司马迁推开了宅门，老太史的目光一亮，随即暗淡下来，他拉着儿子的手，泪流满面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他继续争取做太史，完成他未竟的事业。老太史死后三年，儿子司马迁果真做了太史令。后因他替大将军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被处以腐刑。悲愤苦痛之时，司马迁想到过死，但父亲常对他说的“人固有一死，或轻于

鸿毛，或重于泰山”的话，使他重新张扬了人生信念。于是他足不出户，呕心沥血，历经十四个春秋，编著了一本流芳千古但并非赞礼平凡的长篇史诗。

后一个司马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，倒是凭本事进士甲科的，官也做得顺当，颇受英宗皇帝赏识，编过《历代君臣事迹》，后以反王安石变法而辞去枢密副使之职，退居洛阳十多年，沉精积思，不舍昼夜，编著了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，为前古之所未有”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先生编此宏著的初衷，是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。因而书编成以后，应哲宗皇帝之召，走马还朝，官至宰相，叱咤于“元祐更化”之时，不久便一病辞世。司马先生这一宏卷，虽历经十多年的不舍昼夜，但看得出来，周朝的莺歌燕舞，秦朝的霸业一统，汉朝的文景之治，唐朝的政通人和，全在他的一气呵成之中。一个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，一个个倒乾转坤的风流枭雄，将个近三百卷之巨的《通鉴》，搅得风卷云涌。司马光本人倒是也在《通鉴》上站起来了，但站得更高的，还不是他，是那些为福为祸的列朝列代帝王将相。黎民百姓的位置，被这些风云人物一个不剩地全部抢占了。其实说抢占是不妥当的，历史在一些御用文人笔下本来就是领袖人物的历史，是乱世枭雄的历史，是乱臣贼子的历史，甚至是绝代美女艳妓的历史。人民群众虽然创造历史，但不能在书卷里进入历史，倒是可以站在书卷的历史殿堂之外，在上床睡觉之前，靠在床头有意无意地翻几页，尔后打个哈欠睡觉。

看来从宏大的史书中，是找不到我要找的答案了，不

找了，上床睡觉，咱也靠到床头，翻几页书打个哈欠睡觉。可是怪了，关了床头灯以后，我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脑子里尽是史书中的风云人物，尽是他们凭才智凭机遇凭世袭凭美色而搅得浩荡翻滚的历史波涛。倒是在这延绵的历史波涛中搅出亮点的几个人物，使我进入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么的思索。

第一个从我的思索中站立起来的，当然是孔丘。孔丘是儒家的创始人，他全部学说的核心是精深博渊的中庸之道。后代人为什么把他当做搞教育的鼻祖朝拜，我学识浅薄，一直没弄清楚。不就是他最先提出把教育扩大到庶民百姓中吗？何值当搞教育的鼻祖供奉呢？我所知道的孔丘，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，后家族没落，到孔丘呱呱落地时，家境已“贫且贱”了。他年轻时谋过几个类似仓库管理员、营建司空等小官做，好不容易熬到中年，且辗转齐国、卫国，才熬了个鲁国司寇。但因他世袭的根基不厚，加之他高兴了就唱，伤心了就哭，看不顺眼了就骂人，不似其他官吏那般奸滑油活，因而遭到嫉妒。他竭力为自己辩解，可四周全是反对他的嘴，他辩不过人家，官也辩没了。官没得做了则罢，但这口气咽不下去咋办？于是他就萌生这样的想法：讲空话没用，不如把春秋以来二百多年政坛人事的正误是非写出来，用事实来说话。写了多长时间搞不准了，反正是他没官做了以后，潜下心来写了一部《春秋》，搬出被杀的三十六位君主，灭亡的五十二个国家的辛酸史事，从礼、义这一为君治国的根本问题上，好论了一番得失教训。孔老夫子挺逗的，嘴巴上争不过人家，

写成文字来跟人家辩。且从此以后，广收弟子，到处游说，传播他的礼义之学，论述他的中庸精义，为列朝列代也为华夏子孙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于是我想，孔老夫子如果继续做他的大司寇，整天侍奉臣上君主，忙于政事公务，他有没有可能写出风行千古的《春秋》来？我以为不能，原因是他生活的层次太高也太空，离平民百姓太远，缺乏平淡的生活感悟和平凡的人生体验，也就不可能以极其平静的心态去作君主政道的冷眼旁观。试想，一个成天跟在君主屁股后面滴溜溜转的人，他哪敢对君主的作为说三道四，即便他浑身是胆，且每个细胞都塞满了学问，又哪有这许多时间去思索琢磨？只有无官一身轻，和今天下了地明天有饭吃的老百姓一样，皇帝老儿八竿子打不着，他才有这种可能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丘没有平凡，就没有《春秋》，也就没有风行历代而经久不衰的儒学。平凡虽不是孔丘的人生追求，但是平凡使孔丘成为圣人。

从我的思索中站立起来的第二个人是柳宗元，一想起柳宗元，立即就想到他那峭拔简练、独具风格的《永州八记》。柳宗元是抱负宏大的才子，二十一岁考取进士，官也做得顺当。尤其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辅佐李诵皇帝推行治国鼎新的改革时，柳宗元则因受到王叔文的器重，提升为礼部员外郎，做了王叔文推行改革的政治帮手。无奈这场改革因李诵皇帝中风退位而只存活了一百四十六天，王叔文被新登基的皇帝砍了脑袋，柳宗元则被皇帝御笔一点，贬为永州刺史。在柳宗元搀着年迈多病的老母跋涉数千里

山水到达永州时，皇帝的御笔又点了一下，他由刺史降成了司马。按说一个州司马也是个不小的官了，但朝廷把司马这个官用来专门安置贬斥的官员，官给你做，但不让你参与过问州里的政事。这一来柳宗元除了拿朝廷的薪俸标明他是个官员外，其余和庶民百姓无异，州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给安排，他只好住破庙搭草屋遮风避雨。做官不问官事，为民却拿俸禄，柳宗元政治上荒芜了，但平淡充实的生活却非常鲜活富有，因而他一头扑进大自然的温暖怀抱，把自己的情感揉进山水风景之中，写出了流芳百世的《永州八记》，写出了令后世景仰的五言绝句《江雪》。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，一叶孤舟，一个穿蓑衣戴斗笠的渔翁，独自在江心垂钓，天地间如此纯净，渔翁的心境如此清高，性格如此孤傲，整个世界除了漫天飞舞的大雪与他相抱相拥外，苍天大地也不敢靠近他。如此孤傲放达，如此淡泊富有，柳宗元继续做他的礼部员外郎能拥有吗！柳宗元在永州被贬十年，留下了世代相传的《永州八记》和《江雪》，也留下了与日月同在的柳宗元。后来皇帝一纸诏书，结束了柳宗元的辉煌，他欣喜万状，急急赶去，路过汨罗江时，当然想得起来屈原，于是口中诗作涌出：南来不做楚臣悲，重入修门自有期。为报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。只是一线重有京官做的希望，只是一缕渺茫诱人的欣喜，因为不属于平民百姓的实诚，不属于平凡才有的伟大，因而作出来的诗就没有了鲜活，没有了生命力。同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柳宗元，做官的时候绞尽脑汁，日理万机，却构塑不起后世嘉许的形象来；而官贬之后，跋山

涉水，挖井种树修寺庙，将自己的全部情感，凝入平民百姓的自然万象的魂灵之中，却在平凡平淡中构建起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峰，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永恒的财富。

在作了这许多沉重的思索以后，我似乎感到了一种轻松。我以为，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其实不是什么深奥的课题，它不过是平平凡凡而已。根植于大量细小的生活重复和日月轮回之中的平平凡凡，既是烘托伟大的基石，又是追求伟大的归宿。历史老人真会开玩笑，你宏才大略，天赐良机，主一国一郡的大事而不能把平凡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去追求，你落到历史老人的笔下就只是简单的一带而过；而你从权重位高跌入平凡以后，以为一切都完了，像个寻常百姓那样将内心的积愤发泄出来，历史老人却用你的灵魂和才智做笔，写出真正流芳千古的历史来。文王囚而演《周易》，孔子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著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撰《国语》，孙子受刑作《兵法》，等等等等，就是历史老人开的大玩笑。这些玩笑开得无法使人捧腹，但能叫你不得不深思：中国悠久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，可以没有文王孔丘屈原等等风流人物，但不能没有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也不能没有《离骚》和《兵法》。如果有文王孔丘屈原等等人物，而没有他们在人生上的得意到失意，没有他们在仕途上的权贵到市民，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还会灿烂吗？究竟是什么孕育了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灿烂，是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，还是黎民百姓的平平凡凡？

文章写到这里，就难免使人产生误解了，似乎历史是失意的官宦和才子创造的，在朝当政的帝王将相因没有失

意而碌碌无为。这不是我的本意。翻典觅史，不难发现，顺应历史潮流的君王统帅人物，就其个人的才华及品格力量看，比单个的百姓要强健许多，因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也要大出许多。但同时有一个问题也不可忽视，这就是功德显赫的领袖人物，都在把平凡当做人生的最高境界追求。尽管我们说不清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这种追求。

先说唐太宗李世民，他可称得上一代开明君主，历史上政治修明、经济繁荣的“贞观之治”，就是他留下的史诗佳话。唐太宗是否把平凡当做人生的最高境界去超越，史书家未作更多的记载，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，却很能说明这个问题。曾帮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出过除掉李世民主意的魏徵，李世民执掌大权后，把他提拔起来做谏议大夫。魏徵秉性刚直，仗义执言，常常犯颜直谏，面折廷争，气得李世民发狠“非宰了这个乡巴佬不可”。李世民没有宰魏徵，在于他的开明；而李世民的开明，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平常得与寻常百姓无异。他私下求魏徵说：“以后殿上议事，你不一定当场坚持，弄得我下不来台，有些话下来跟我说不行吗？”一国之君，金口玉律，又是政德处于中天的时候，却像个生意场上买方求卖方的商人，这之中透视出来的不是普通平凡是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李世民追求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平凡，没有这种平凡，也就没有唐太宗的开明！

再说另一个开明君主康熙。我以为，康熙追求更高层次的平凡，在于他的不懈求学精神。大凡皇帝君主，自以为是真龙天子，并非凡人凡胎，因而历史天文地理等等知

识无需再学。康熙不，他作为一代君主，修德安民有许多政务要处理，日理万机是可想而知的，可他却像一个孜孜求识的学子一样，研究起了欧几里得几何学，以至他的演算比西方传教士还快。还有，康熙是满族血统的清朝帝王，却下令编写“独修史宜直书实事”的《明史》。还有，康熙非常热爱汉族传统文化，诗、书、史、经他都认真钻研过。还有，在康熙的主持下，编辑出版了《康熙字典》、《朱子大全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大全》等一大批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书。如果只看康熙求学编书这一面，而不看他修德安民的政德，人们保不准还以为他是一个大学者呢。这无疑是康熙大帝的伟大所在，也正是他的平凡所在！

自古平凡写千秋。没有对不平凡的超越，没有对平凡的追求，反而变得平庸，这似乎成了历史的滑稽评判。其实平凡就是平凡，似乎不值得写出这么多文字来。日出日落，平凡与我们每个人相依相伴。

写于一九九四年三月

目 录

自古平凡写千秋（代序） 1

《史记》——始记于庶民百姓的企盼 1

本篇写的是读《史记》前四卷的感受。这段历史涉及五帝和夏商周若干年代，太遥远也太古老了，古老得有语言没有文字，有文字没有纸张，古老得这段历史只能从父亲、从爷爷、从祖辈的嘴里流传。但看得出来，司马迁不是凭史料，而是凭灵感写的这段历史。他循着上帝的心思，表达庶民百姓的企盼。百姓拥戴贤德君王，他便用刀笔对其礼赞；百姓痛恨荒淫暴君，他便用刀笔对其鞭挞；百姓赞誉忠良大臣，他便用刀笔对其褒扬。一句话，是司马先生挥洒刀笔，书写着庶民百姓心理王国的理念追求。

“显贵”——通往皇宫的必由之路

..... 27

司马迁用刀笔刻下的《史记》告诉后人，皇帝，尤其是在位时间长的皇帝，

都具有与常人不同的“显贵”之怪异，且这种怪异多表现在他娘怀胎时或怀胎后的娘肚子里。司马迁似乎要说明这样的道理，皇帝并非凡人凡胎，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，因而他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时候，要闹点动静，以告诉天下子民：我来了。这到底是皇帝本身真有的怪异，抑或是庶民百姓嘴里传出来的怪异？我们不妨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，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，按照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用刀笔刻下的线索，去探个究竟。

神算——司马迁的刀笔神话 45

谋略家通常以“事尚未发，律已在握”而显示其惊人骇世的神算本事。领袖人物则通过对神算的实际运作，而显赫其“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”的本事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大量记述了帝王将相、谋士高人及庶民百姓对一些尚未发生、或已经发生而扑朔迷离难以预见结果的事件，进行精确预测的神算本领。如果单就神算看神算，看出来的就不是神算，而是神话。但如果将《史记》认认真真读下来，就不难看出，所谓神算，

其实是司马迁的一种高明的写作艺术。

相术——认知规律的另类诠释 62

相术，是一个古老的怪胎。它伴随着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、美女艳妓的沉浮而显示其存在的价值，成了古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也成了古代造神运动的得力帮凶。久而久之，它像庄稼地里长出的野草一样，占有一席之地。时至今日，它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角角落落，扭曲地表明着它的存在，不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，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。散落在《史记》中的相术，星星落落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，不时登台作祟。但史学巨匠司马迁的刀笔，对它作了认知规律的另类诠释。

迷信——皇帝的精神追求 79

主宰天下苍生的皇帝，其尊严，其权势，其威风，其享受，天下第一。因而追求长生不死，永葆他们的至尊地位，成了他们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。为了这种虚无飘渺的追求，有的皇帝像被铁链拴住脖子的猴一样被人耍弄。牵着这种铁链的，通常是一帮巫婆、神汉、方士。

他们用极其低劣的胡说八道要弄皇帝，用皇帝傻乎乎的上当受骗谋取私利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巫婆、神汉、方士的行骗与皇帝的被骗。就在这种骗与被骗的描述中，史学巨匠司马迁对唯物论这个哲学的基石，作了极其深刻而又生动的解释。

皇后——朝廷的政治羁绊 106

有皇帝，就有皇后。在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塞进皇帝三宫六院的成群美女中，谁能最终登上皇后的位置，则不完全取决于皇帝对哪个美女的宠幸程度，而主要取决于谁先替皇帝生出儿子。仅此还不够。虽然按照我国古代的传统惯性，后宫嫔妃中第一个生出儿子的立为皇后，长子立为太子，但能否最终站在皇后或太子的位置上，则取决于后宫嫔妃在宫廷斗争中使作的手腕。延续皇帝生命和皇权的核心是儿子，生出儿子并被确立为太子的女人，无疑是皇帝的生命和皇权欲望得以延续的功臣，也就无疑将成为宫廷的政治羁绊。

后宫——溅血的政治漩涡 122

后宫，是皇帝用来安置皇后、嫔妃的宫殿。后宫美女成群，普天之下的年轻女子，只要漂亮，都有可能被选进后宫。后宫所有的女人全属于皇帝一人。皇帝的儿子，全是后宫的美女所生。接替皇位的太子，产生于后宫美女所生的成群皇子之中。于是，卖弄姿色和使作媚术争取皇帝的宠幸，生出儿子并想方设法将儿子推到太子的位置，聚焦着成群的后宫美女母仪天下的政治欲望。于是，后宫这个由美女的欲望所搅起的政治漩涡，飞溅出来的不是浪花，而是鲜血！

皇亲国戚——附着在皇权上的毒瘤

..... 138

在司马迁的刀笔之下，皇亲国戚是一个阶层，一个附着在皇权上的阶层。因为一个“皇”字，而使得这个阶层没有享受不了的特权，没有不敢为的事情。还是因为一个“皇”字，而使得朝廷的朝纲对这个阶层少有约束甚至没有约束。天下苍生仰视这个阶层，习惯这个阶层，甚至容忍这个阶层，是因为一个“皇”字；天下苍生鄙视这个阶层，痛恨这个